

林清玄 著

温一壶月光下酒

将月光装在酒壶里
用文火一起温来喝
此中有真意
乃是酒仙的境界



卷一

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温一壶月光下酒

林清玄／著

知识出版社

图书编目(CIP)数据

温一壶月光下酒/林清玄著. -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9. 1

ISBN 7-5015-1917-X

I. 温… II. 林…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14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2750

责任编辑:马汝军

装帧设计:何南燕

策 划:汉霖 麦克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天津蓟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00 千字 印数:15000-25000 册

定价:13.3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大陆版序

余秋雨

在辽阔的海外华文阅读圈内，林清玄先生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林清玄现象”成为很多专家、教授反复研究的一个课题。

确实很难避开他。二十多年时间，写了九十多本书，本本畅销，有几本甚至印刷一百五十几版，获得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奖。更让人吃惊的是，很多人得了重病、破了产或遭到其他横逆，总是让林清玄的书陪伴着渡过难关；有一对居住日本的八旬老夫妻渴望在晚年能见到林清玄先生一面，相扶相持乘飞机找来；有一位死者的遗嘱，居然是给每位参加葬礼的人，送一本林先生的书。林先生更大的影响是在年轻人中间，根据在台北一所极著名的女中调查，台湾中学生心中的“青年导师”，林清玄先生的名字列在很前面。

林清玄先生的文章，大多是从身边人人都能感受的事例，谈人生的至善至美，充满禅境的喜悦，吸引人们进入一

种质朴寻常、又自主尊严的精神境界。与书市报刊间差不多类型的文章相比，林先生的文章体现了更完整的佛理修养，更聪慧的切身感受，表述明白干净，不火不腻，文笔畅达舒卷，富有情感，显然胜人一筹；与风行欧美的那些励志书籍相比，林先生的文章又多了一层启迪式的东方韵味，一种当代亚洲觉悟者的精雅品相。

照理，这样的文章受欢迎是不奇怪的，但风行到这种地步，毕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我赞成东海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对这种原因的揭示：林清玄现象说明，一个社会的发展，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必然会开拓谈论生命意义的空间。为解决生存问题，大家冲锋、拼搏，无暇顾及精神领域，但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群体性的心理残障，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开始在生命意义上的反省、觉悟，变成了一种广泛的自然需要。

第二原因与表述方式有关。学术界谈论当代精神需求和生存意义的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著作早已不少，但大多是分门别类的专业成果，艰涩枯燥，不可能直接渗透到社会。林先生要交待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美好的心情，他把这些专业区划一一打通，而且坚信自己与读者是“同一种人”，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存在，因此可以凭着自己的生命

体验,把读者自身的生命点燃。这种诚恳态度,使广大读者找到了一个亲切祥和的交谈者,而交谈的范围又必然会快速扩大。

以上两点说明,林清玄先生的写作行为首先是道义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我曾有一段时间觉得他是不是写得太多了,但后来还是被他的孜孜不倦所感动。世事如此纷乱,人心如此迷惘,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稳定的觉悟因素,长久地散布着高尚和健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在社会上永远也不嫌多。

林清玄先生的多产,有一个喷涌的源泉。这个源泉,有人以为是某几部宗教典籍,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的好奇和热情。他说,小时候,他家在林场里,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看到另外的人家,因此总是盼望能见到人,对人非常敏感。直到写了很多书之后,他还每天在发现人的奥秘,其中包括对自己的发现。他在弘扬佛教教义的时候,把自己对人的种种发现连在一起,因此也反过来发现了佛教与人之间的活泼关系。正是这种发现,决定了他在表达方式上作出必须与人亲近,然后让人觉悟的选择。由此他提供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写作生态,他认为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作品搞得深奥难解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他们思想不清楚,不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二是知道自己说的东西太贫乏，因此用深奥难解来掩盖。结果，作家变成了布袋戏里“秘雕”和“怪老子”这样的人物。

林清玄先生的这种写作生态，很可能引起其他写作人的不满，对此他一直抱持退让态度，不与争论。他说：“我常以兵家战略鞭策自己，要争就争广大河山，而不是小城小郡。”他的“广大河山”，就是漫无边际的读者群，就是经由这个读者群产生的社会效应和精神成果。事实说明，他做到了。

林清玄先生的著作系统地介绍到大陆来，是一件好事。我们现在也已奇迹般地解决了绝大部分人的生存问题，很多社会成员在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之后也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并希望这种思考能成为一种普遍风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会欢迎林先生的那种觉悟者的智慧、寻常化的心态和东方式的表述的。

我至今还不认识林清玄先生，却愿意热忱地把他的著作推荐给大陆读者。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大连。

目 录

	序/余秋雨
1	自序/林清玄
	【卷 一】
6	·月光下的喇叭手
13	兵卒无河
25	过 火
36	刺 青
43	刺 花
53	负琴盲翁
57	合欢山印象
68	相思·苦楝·合欢
74	散步去吃猪眼睛
79	红 目 连
	【卷 二】
84	·无关风月
93	·温一壶月光下酒

101	忘情花的滋味
105	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
108	不睡之莲
112	一种温存犹昔
115	香港仔，你不要哭
119	岁月的灯火都睡了
123	拒打破伤风
127	生平一瓣香
131	云无心而出岫
135	命脉
139	失去的港都
143	黑白笔记
147	两只松鼠
151	一炷香
154	深香默默
157	寒梅着花未
160	明年荷花应教看
	【卷三】
164	三轮车跑得快
167	掀起盖头来
171	红砖道的风景

175	无河之舟
178	上帝之眼
181	寂寞的影子
184	投篮的姿势
187	侏儒化的世界
190	风中的铃声
192	艺术水火
195	不要叫我们微笑
198	灯 下
200	花 子
203	戏 耍
205	表 情
207	回 眸
208	观自在菩萨
210	现代寓言二则
214	孤独的艺术
217	寂寞的艺术

自序

林清玄

七年前，我刚从学校毕业，一下子落入无所事事的空虚中，我花每个月三百元的代价，在木栅租到一个独立的小木屋，做为暂时栖身的处所。

那个小木屋原是农家堆积杂物的仓库，是个两层的阁楼，楼下清除后，盖成一个简单的浴厕，门窗简陋，整日嘶嘶风响。楼上是我的房间，上有一根粗大木梁，往两边倾斜，木梁高约六尺，最低的地方只有两尺高，所以每次进屋一定要弯腰弓背，全屋唯一可以站的地方是木梁下八尺长两尺宽的方寸之地。

最有趣的是，楼上楼下的交通是一个活动的木楼梯，我一回到家，就把木楼梯抽上来平放着，每有客来，再把木楼梯放下去，遇到不喜见的人就不放楼梯，使我维持了完完整整单独的生活。那是我住过最烂的一间房子，木板没有一块完好，到处都是蛀虫和白蚁，我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清扫屋内被蛀得满地的木头粉屑，就寝前最大的困扰是被蛀得嘎嘎作响，不得安静。

但是我非常怀念那个木屋，也特别喜欢那时的生活方式，甚至每夜伴着孤灯读书时的蛀虫鸣声，至今还如同响在耳际。

从小木屋的窗子望出去，是一幅农家景象，一个大池塘，一个三合院，几间瓦屋盖在山坡上，临着窗户是一棵老木瓜树和一棵年轻的榕树。我时常坐在窗前，看那开朗青翠的景色，也时常在池塘边散步，任思绪纷飞。

在那小小的木屋里住了将近半年，对于后来我从事写作有决定性的关系。学生时代的我，虽然也在报章杂志上写文章，最大的心愿却是要拍电影。认为写一本书和拍成一部电影比起来是渺小太多了。住在小木屋的时候，我时常跑到电影公司做一些零时工，希望有机会熟悉电影的环境，以便将来一展所长。可惜我每多拍一天戏就多了一分对电影的失望；尤其是拍夜戏回来，因工作粗重累得全身不能动弹，脑筋还是清楚的转来转去时，我省觉到，目前的电影只动身体不动脑子的环境，可能不是最适合我的道路。

小木屋后来的几个月，我忍痛丢弃了实际的电影工作，重新开始写作，并且是专注规律的写作。每天我把木楼梯抽到阁楼上，把窗子的破布幔垂下，依着一盏孤灯，一任心思泉涌奔泄，拒绝了外界的生活。那三个月我一共写了近二十万字，可以说是我迈向专业写作的重要基点。

这些年来，我虽然被生活逼得东奔西走，但从小木屋的岁月开始，几乎没有一天放下纸笔、停下写作，我感觉那是一股年轻时代的热情在鼓励、支持着我。虽然我写过十几本书，其中只有四本散文集，我对自己的散文却有一种奇异的偏爱，因为它们常常像一面镜子，让我照见年轻时候的自己。

写散文也可以提醒我：不要低俗，不要世故，不要浑浊，

不要暴躁；不要忘记少年时代的壮怀，不要忘记少年时代的理想；更不要忘记少年时代不怕挫败的勇气。

因此，我的写作重心虽几度改变，在夜深人静之际，我仍然写着散文，使我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舒解；也使我即使处在最坏的景况还能保持一丝清明。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工作余暇写出来的，我觉得是我近两年来生活改变、思想改变的一些记录。

前些天，我去木栅看我旧时居住的小木屋，它已经在岁月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后面的池塘都被填平，盖起公寓。我站在那里怅然良久，想起那一段简陋的生活，也想起这一段时间里人事的变迁。我觉得，写作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否则，为何那段时间的作品留了下来，房屋却完全没有形迹了呢？

书名叫《温一壶月光下酒》，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但此刻想起匆匆逝去的时光，真如烈酒入腹，叫人血脉翻涌。三十岁应该是写大作的时候了，重翻这些旧作，真想浮一大白，大喝一声：散文小道，何足挂齿！

这是我婚后第一本散文集，感谢妻子小銮的照应，她不但照顾我的生活，还是个最好的读者和批评家，使我能时刻保持警觉的态度反省自己的作品。就文章谈文章，我觉得《温一壶月光下酒》比起我当年的《莲花开落》、《蝴蝶无须》、《冷月钟笛》已经大有进步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写于安和路客寓

【 卷 一 】

月光下的喇叭手

冬夜寒凉的街心，我遇见一位喇叭手。

那时月亮很明，冷冷的月芒斜落在他的身躯上，他的影子诡异的往街边拉长出去。街很空旷，我自街口走去，他从望不见底的街头走来，我们原也会像路人一般擦身而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条大街竟被他孤单凉寞的影子紧紧塞满，容不得我们擦身。

霎时间，我觉得非常神秘，为什么一个平常人的影子在凌晨时仿佛一张网，塞得街都满了，我惊奇地不由自主地站定。定定看着他缓缓步来，他的脚步零乱颠簸，像是有点醉了，他手中提的好像是一瓶酒，他一步一步逼近，在清冷的月光中我看清，他手中提的原来是一把伸缩喇叭。

我触电般一惊，他手中的伸缩喇叭造型像极了一条被刺伤而惊怒的眼镜蛇，它的身躯盘卷扭曲，它充满了悲愤的两颊扁平地亢张，好像随时要吐出嘶嘶的声音。

喇叭精亮的色泽也颓落成蛇身花纹一般，斑剥锈黄色的音管因为有许多伤痕凹凸扭扭，缘着喇叭上去是握着喇叭的手，血管纠结，缘着手上去我便明白地看见了塞满整条街的老人的脸。他两鬓的白在路灯下反射成点点星光，穿着一袭宝蓝色滚白边的制服，大盘帽也褶皱地没贴在他的头上，帽徽是一只振